

从前慢

胡迟

著

解时世间尚未如此喧嚣
安特沃斯
安特沃斯
慢生活是自己的



商务印书馆

胡迟 | 著

从前 · 慢



1897

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慢/胡迟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020-3

I.①从… II.①胡…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9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从前·慢

胡迟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020-3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889×1194 1/32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7¼

定价:42.00元

戏台里喝彩

郭因 / 文

女儿胡迟曾经和我合著过一本《中国美术》、一本《新安画派》。也曾在我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作为编委负责一个专题的编撰，为我主编的《学术百家》和我参与主编的《安徽文化史》写过文章，她自己也曾主编或与人共同主编过几本书，更曾写发过不少各种各样的文章，可是她迟迟不想把自己历年来弄的东西编辑出版。如今在女婿林泽明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书之后，她一时兴起，终于决定也要出书了。她很快整理出两部文稿，一本是生活散文集，叫《一盘散沙》，另一本就是这一册《从前·慢》，主要是以前的一些读书笔记和文艺评论。她还在整理这十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工作过程中的田野笔记，名叫《流逝的乡土》。这些书名，就想得不错。

女儿才学会讲话时，我和她妈就开始教她读诗读词。一个抱在手里的小不点，居然读得兴趣盎然，津津有味。而且能背诵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像是很能理解诗词意蕴的样子。常常博得邻居老少的齐声赞美。读小学时，作文一开始就文从字顺，而且造句清新优美。她还喜欢对别人的文章品

头论足，毫不谦虚。有一次，一个青年作家拿了一篇文章请我提提修改意见。女儿拿去一看，马上毫不客气地提出应该修改的几个地方。这位作家十分惊讶，连说：“这小丫头片子，了不得，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女儿读初中的时候，就似懂非懂地读了《老子》《庄子》，而且能用《老子》《庄子》中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她从小不爱打扮，她妈说，女孩子还是应该打扮打扮的，她马上用一句《庄子》上的话来回答：“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有一次，物理考试，老师一不小心错扣了她的分数，他妈要她找老师改正，她马上又用《老子》上的一句话回答：“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朴素与不争，也就成了她此后的基本性格。她读中学时，就开始写散文、诗歌。诗歌投给《中国青年报》，竟也发表了。读大学时，她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之后写了一篇题为《爱的锁链》的读书笔记，发表在《哲学大视野》上。不久，南京某大学一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携其夫人带了一些礼物找到我家，向我女儿再三表示歉意，说我女儿那篇文章他看后觉得很好，就全文抄下投给《名作欣赏》，署的是自己的笔名。《名作欣赏》很快就发表了。他登门道歉，是希望我女儿不要揭发他。我们答应不追究，他夫妇二人千恩万谢。女儿送他们出门的路上，他们要塞给我女儿两千块钱，我女儿坚决不收。但她此后的一些读书笔记就陆续发给了《名作欣赏》，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十分喜欢她的文风，一再向她约稿。

女儿从小不爱与人打交道，在家时总在自己的房间里闭

门读书。吃饭时，如有生客，她就在自己的房里吃饭，一面吃饭一面看书。

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艺术馆干编辑工作。省政协每年开年会时，常找她去担任小组秘书。几年下来，她总算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了，但她的本性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和写点东西。大学毕业后，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她的“粉丝”比我多，一些人对她作品的评价也常常高于对我作品的评价。有一位老作家在看过我和女儿为一部丛书写过的文章之后，曾评价说，我和我女儿的文字都很美，我的文字犹如苏州园林，而我女儿的文字犹如江南山水。这实际上就是说我的文字只是人籁，而我女儿的文字是天籁。

女儿不是一个张扬的人，她的文章也是潺潺流淌的山溪，不是汪洋恣肆的大海。她总是信步走去，信手拈来，信口吟咏，信笔书写，清风明月，自然清新，而且总有一点含而不露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在里头。喜欢惊涛骇浪，金戈铁马的人，不一定会成为她的“粉丝”，但那些心安理得、宁静安详地过着普通日子，却又关心世事，且不免有些想法的普通人，定会成为她的知音。

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自然有亲近而又敬畏之心，对人类有关爱之心，对真善美有不懈追求之心，对个人命运有顺应之心。她不是那种扼住命运的喉咙，勇于向命运抗争的女汉子，她热情爽朗，宽厚随和，大大咧咧，不矫揉造作，不争名逐利，不好高骛远，她只想做个平常的人，有饭吃，有书读，一家人安康和睦，各自做点自己感兴趣又多少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如此这般，于愿足矣。但是，她有底线，有

原则，骨子里嫉恶如仇。特别是，从内心十分鄙视那些恃权、恃钱、恃才而骄人欺人的不义之人。

我把我们的家叫作“红尘绿屋”。

其实，我还是生活在红尘中，只是一直徒劳无益地企图谋把广袤的红尘尽可能快地改变成广袤的绿屋。而女儿早就住在一个精神的绿屋里，宁静安详，从容淡定。对于滚滚红尘，她有一种局外人的清醒与洞明。她和我一样，从不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必须依靠暴力。她对真理有信仰，对美和善有向往，但她认为，这信仰，这向往绝不能磨成一把利剑。她说得十分好：“当信仰被磨成利剑刺向现实时，它一定是一把双刃剑。所到之处，鲜血淋漓，生灵涂炭，而所谓的明天也不见得比今天更美。中国的明天，不需要几十把刀在日光下哗哗作响，它更需要的是一群安详地在时间的流逝中植树的人……信仰是月光，在信仰的照耀下，我们种植而不是摧毁，我们浇灌而不是砍伐。那么，也许有一天，明天会慢慢地呈现出我们想要的样子。”

由于她成长于国家拨乱反正之后，这小半生过得颇为顺畅。如果她能年逾百岁，她还拥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岁月。这未来的几十年中，她会有什么样的遭际，会有什么样的成就，无法预料。但只要这世界越来越好，这国家越来越好，这家庭也一切顺遂，她一定会做更多的事，做更多的学问，对社会有更多更大的贡献。我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不可能看到她未来的全部行程。作为父亲，我由衷希望她一切都顺心如意。我无论在世或去世，都为她深深祝福。

古人有“内举不避亲”的说法，我想“内捧”该是也可“不避亲”的。

我这一番“戏台里喝彩”，想来该能得到世人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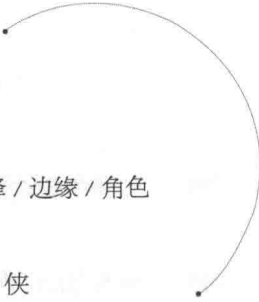
目
录

•

序 | 戏台里喝彩

0
0
1

辑一 漫谈

- 
- 003 先锋 / 边缘 / 角色
- 011 爱 / 侠
- 016 我看“文坛批判”
- 019 背负自己的十字架
- 021 有一些名字
- 025 神化与魔化
- 029 答案在风中
- 033 此岸的幸福
- 036 数风流人物，还看……
- 041 知识分子与帽子秀

- 044 当革命遇到爱情
- 049 朱安与江冬秀
- 054 胡适这个人
- 058 跑题了……
- 061 生活，需要革命吗？
- 064 诗歌与爱情
- 067 明天是什么



辑二 慢读

- 073 与孤独执手相对
- 077 写作的限度
- 080 夜读林白
- 083 知识就是力量吗？
- 087 与世界手谈
- 100 人性的晦涩与悲哀
- 103 打捞“她”的碎片
- 106 人生逃学和自我救赎
- 111 性别的鸿沟
- 118 爱的锁链

- 125 何处为家
- 133 选择的艰难
- 142 周作人：往事未必如烟
- 153 沈从文：寻找与迷惘
- 169 汪曾祺：守望与沉溺
- 185 刘亮程：生命的本源
- 192 苇岸：圣徒的意义
- 200 池莉：在撕裂中成长
- 213 后记



辑一

漫谈





先锋 / 边缘 / 角色

先 锋

先锋，这个词看起来有一种尖锐的光芒，它比“前卫”这个词更具有杀伤力。“前卫”是一个孤芳自赏的摩登女郎，而“先锋”常常是赫然举着一面旗帜，去冲锋陷阵的战士。

先锋作家、先锋艺术家、先锋思想者……“先锋”作为一个时髦词，在光怪陆离的文坛、艺坛上频频登场，用来形容一些善于惊世骇俗，或者意欲争夺话语霸权，以笔为矛的人物。

“先锋”更迭速度可用“各领风骚三五年”来形容，洪峰、马原、格非这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锋作家”已远赶不上后来的卫慧、九丹、韩寒、郭敬明、木子美的知名度了；1988年曾引起轰动的京城现代艺术展上，那声枪响犹然在耳，那些艺术家却大多已音讯全无。今天花招迭出的美术界再

难出现让人耳目一新的姿态了，许多号称“先锋”的艺术家不过延续着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噱头，但美术评论界倒也方便，一切与美术无关又被称为艺术的作品统统冠之以“先锋”，于是，一切便见怪不怪了，并且，一切的诠释也都显得多余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发东1994年在北京实施的“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行为与卫慧的榕城“曝光”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先锋”是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有的是天才、有的是小丑。天才是“一支射向未来的箭”，今日种种不见容于社会的行为与观念或许会成为未来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小丑与未来无关，他们只是当下的一种调剂品，有他，我们便多看了一项把戏；无他，我们也不缺少什么。“先锋”类的天才与小丑有一条在我看来最为简单的划分原则，即那所有看似怪异荒诞，惊世骇俗的姿态后面有无确定价值取向。他们是为了哗众取宠而颠覆反叛，还是为了重建新的价值体系在进行骁勇地突围？

作为一个真正的先锋者，他的境遇有时是悲凉的：也许碰得头破血流而孤立无援，也许一直处于喧嚣的包围中却一直被误解，也许奋斗一生仍看不到他倾心的价值观念有一点点被种植的希望……这样的先锋，我们顺嘴就可以说出几位：鲁迅、胡适、陈独秀、顾准……先锋者还可能有另一种命运，那就是在前赴后继的奋斗之后，他们的价值观念终于变成了主流话语。音乐家

陈其钢曾这样介绍西方先锋派目前的情状：“在西方先锋派已经是学院派了，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当然不愿放弃他们当年的荣耀，希望继续推广他们的在今天已经落伍的东西。”昨日的先锋，也许就是今日的落伍者。但先锋人士从来不愿正视自己的脚步迟滞。于是，曾是旧世界的突围者的他们便常常以比前辈更顽固的姿态捍卫自己的城池，将新的突围者看作敌人，而并不从类似的锐气中得到安慰。

“先锋”这顶帽子下面不断更迭着面孔。作为一位“先锋”人士必须面对这样的命运：既被现世排斥，又将被未来淘汰。而若是懂得“先锋”精髓的人，我想他会坦然受之。

边 缘

贾平凹写出《废都》后，就失去了许多热衷于读他商州系列的读者，现在，据说他更热衷于“卖字为生”；余秋雨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并应邀写了一些应景文章后，读者就开始向他发难，而他，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做起各类电视大赛的评委；而李国文、梁晓声，这些惯于为大众呐喊的作家，也有人指出，他们的文章愈来愈隔靴搔痒了；更有许多知名作家开始将才情倾泻在为大腕扬名立传的作品上，或为各类电视节目撰写花样文章，在一片花红柳绿中充当所谓的“策划人”……